九正易因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遇毒位不當

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利艱貞吉

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貞厲无咎

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火雷噬嗑　得象

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卦上下二爻皆剛而中獨柔頤口之象又一剛爻間于其內為頤中有物不得嗑必齧之乃得嗑之象故為噬嗑楊中立曰噬嗑除間之卦也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治而得其情則天下服矣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

必用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之梗雷電以去羣生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黃中色金斷物劉濬伯曰何負也校木械也滅耳者校加于項沒其耳也能過曰周禮腊人鄭註云小物全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于夕乃乾昏禮腊必用鮮是也方時化曰凡獄之由必有所以作梗致間者斷獄而不得其間獄未易剖也若登俎之魚必有所

為族理筋骨之處噬者從其間而齧之則解矣下一畫象屨校而滅其趾上一畫象何校而滅其耳六二雖所乘者剛然初也故為膚噬膚深入至沒其鼻既沒鼻斷其骨矣是以得情而无咎六三位既不當如噬腊肉而遇毒不无小吝者然既親噬而得之故亦无咎也金矢匕筋屬九四中一奇畫有噬乾胏而得金矢之象六五噬乾肉而得黃金故曰得當言位雖不當以之

明也聯剛也

斷獄正得當者所謂利用獄是也何也柔中也如九四剛不中正雖有金矢之才亦必以利艱貞戒之縱以艱貞獲吉夫子亦以爲未光則知獄貴情恕用在柔中過剛者之不足以斷獄審矣不然四之乾胏難于腊肉況加以金矢之才助發其間胡謂而未光乎三曰腊肉近日象也四曰乾胏五曰乾肉則適當離日貴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嗚呼聯剛明于不用聖

人好生之心何如哉學者宜細思之

張蘉山曰噬嗑曰利用獄而六爻之中皆以不利爲利何也滅趾不行不利也滅鼻乘剛不利也遇毒而吝不利也艱貞貞厲不利也而末乃歸重于不明則明明爲要矣葢明則自爲艱而厲自能知獄執大法禮順人情如禮經所載詳哉其言之矣凡獄皆然而况天下之大獄乎况以恩怨行之乎噫剛則剛矣豈止滅其耳乎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

折獄是以不敢爲主矣此何事也而勇于敢乎

舍車而徒此君子
不肯受乘之賁也
金剛云以菩薩不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受了德故若有受福德處便有受罪譴處矣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不受賁則亦不受陵矣舍車而徒則不致寇至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斯奪之君子而受乘之賁則小人思奪之矣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大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火賁　得象甚難

其初下乾上坤耳今以坤上一爻來居下乾之中則是剛變而爲文明之離而柔來文剛矣但乾剛物也无時不亨者也一旦復賁以文明之離其亨也固宜故曰賁亨以乾中爻又分以居坤之上則是柔變而爲艮山之剛而剛上文柔矣但坤柔物也待乾以往不能獨往者也一旦賁以艮山之剛則攸往无不利矣故曰小利有

攸往夫子曰陰陽交錯剛柔相雜此皆乾道自然之變化是之謂天文也不有天文其何以變通四時而爲章于天乎然内卦文明外卦艮止又自有文明以止止而不文之象焉是之謂人文也不有人文其何以化成天下而使天下咸歸于无色之賁乎故不觀天文則无以知變化之自然非人所能致力不觀人文則无以知聖人能贊天之所不及而艮止之功大矣是故初

剛也又居下二將以文明賁其趾初則舍車而
徒終无乘理則二之所以興賁者獨三矣豈知
九三亦剛也二將濡如而賁其須矣而實三艮
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
來上下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沿
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
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
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

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

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之乾剛永貞終莫能加賁也何也白賁无賁其誰能賁之白賁則无色无色則无文无文則无咎

故曰白賁无咎艮爲山象丘園上一畫象束帛夫五以柔中之主而能甘心受賁于丘園之人與其戔戔之束帛此所以終吉而有喜與而四猶不免疑者位當純陰也然亦皤如其白矣以乾爲馬而翰如其白矣不以上爲寇而以上爲婚媾利與白賁往矣終无尤也夫何疑吾是以知陽剛所賁柔實利焉若謂柔能賁剛无是理也是故舉世皆後進而夫子獨從野其孰能賁

之盖至于今二千有餘歲矣終不可加以賁也而況當世乎噫

附錄

王畿曰山下有火明照萬物草木交輝賁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而无敢于折獄也修政所以成文明之治折獄者貴用情實有文飾則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

坡公總解凡例

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與

張蘢山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以化成之曰文明以止正化成之用也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殆如江河之流矣非以艮止之將何所底止乎故余讀周禮一書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噫周公聖人也作法於涼者固如是乎又何以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曰春夏之文極矣不有秋冬以止之可乎其實秋冬亦非止也正所以生春夏之文也故文明以止

所以察時變也　賁以文爲主也而上乃白賁白則無色矣何文之有而不知此天下之至文也闇然而日章旣闇矣其何章焉旣的然矣所亡者何物乎日章者章此闇然中無窮之藏也的然者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可同日而語乎以故五賁於丘園雖吝何傷乎然束帛亦何吝焉四遂如馬翰如而從白賁矣三亦永貞于濡如之中矣初甘舍車而徒確

然不可拔肯輕受賁乎二不惟不能賁剛而反賁其須與上興矣是皆有白賁之德者也是皆有文明以止之操者也故上九白賁難矣哉我抱此白賁誰能賁我乎　文質者治亂循環之端卦中惟節與賁是文質之數節則悅以行險中正以通是爲甘節苦者甘之反也是矯不節之枉而過焉者也是聖人經世之法賢愚守之無弊神化宜民固如此賁

則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要使天下皆安焉而享甘節之通而止矣賁美物也乃君子又守無色之賁不幾于苦節乎不知正所以爲甘也甘者以無味爲味白者以無色爲色甘受和白受采無味而至味生焉無文而至文生焉此君子節天下賁天下之美物也舍車而徒此眞白賁矣自聲色貨利之小人曰何自苦乃爾不顧也束帛戔戔

吝非羞吝之吝乃吝嗇之吝而君子非吝也

道固如是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牀以辨未有與

也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大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地剝

柔變剛謂自初至五昔之五陽今爲五陰也然而一陽自在將爲復生之果是以上九有碩果不食之象又爲五陰所載有君子得輿之象其曰小人剝廬者言五陰至此若非上九一陽在上則是自剝其廬將何所庇唯小人既長自然不利有所往但當靜以俟之耳如夜則安靜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非以冬與夜爲不可往

而遂逃也逃將何適乎故自復而臨而泰以至夬晝也向明則攸往矣自姤而遯而否以至剝夜也向晦則宴息而不往矣此天行也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正所以觀消息盈虛之象而為天之行君子不與焉初六始變于下其象為剝牀以足然初方處下又能居卑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不甘卑下蔑貞以騁凶乃見矣六二亦然二變為六其象為剝牀以辨辨者上下之際

然居中守正上无應與雖柔亦貞何可言凶唯
不守中正蔑貞從邪凶斯兆矣然則此二子者
但不蔑貞卽无凶禍雖當剝時居二在初聖人
不棄也不觀六三乎寧失上下四陰終不敢失
却上九正應其貞正加此則雖在剝之中而自
然无咎凶奚自至以此知羣陰待陽乃能安處
陽若不安陰亦危甚如其附陽雖剝何咎又不
觀六五乎六五率羣陰而承上九其象爲貫魚

以宮人寵聖人且喜其无不利而信其終无尤矣今不法三法五而法四可乎據近君之位爲切近之災剝牀以膚自甘凶害愚之甚也

附錄

程子曰諸陽巳盡上九獨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爲復生之果上九若變則純坤矣然陽无盡變之理變于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者也

蔡介夫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二義不竝行二

占不並用若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其廬

汪本錒曰上九在上五陰載之君子得輿也上九若變則爲純坤无天與覆五陰何庇小人剝廬也

張藐山曰聖人於陰盛之卦如否如小畜皆爲含吐不盡若尚有與望而不忍遽決絕也者至剝則毫無可望直爲決詞徑以不利有攸往繫之矣剝牀以足以辨以膚而卽繫之以凶然曰牀者何也牀者人之所以安其身者也廬之中復有牀焉小人而剝君子是自剝其廬自剝其牀矣不知此輩何以爲活乎然幸六三與上九爲正應略有瓜葛乃不肯

隨羣陰而自失其羣是小人中最聰明者又幸六五柔中又能領袖羣小以故聖人三致意焉以予觀之是天之所以不絕斯世而尚留此碩果尚賴有柔中之五貫魚而共保此碩果也且不止爲君子且爲大人彼守正嫉邪之君子曷能窺其深心妙用之百一二耶方板之君子但能現居士長者耳如六五者不拘拘持只尺之義硜硜自好直現魔王阿

修羅身入貪夫邪人之黨與之同事與濟俱沒與汨俱出掘泥揚波庶克有濟反若與正人君子為讎而正人君子實陰受其福却又無智名無勇功噫此何人斯其剝之六五耶又一毫不肯露相一露則死非大有來頭者不能　否之初曰拔茅茹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畜之六四曰渙其血去惕出皆聖人之微詞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大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

地雷復　道閒學

剛反則復復則亨又此卦震動于下坤順于上則是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自然皆以我之修身爲法下仁爲則无咎自厲獨復自期敦復自考況敢疾初之復乎況肯甘于迷復之凶乎初九唯不遠復故无祗悔无祗悔者反而復歸其家而无東適西適之悔故元吉也復者元吉則迷者災凶又何疑邪且夫人所

以未復者以此心未休也是故六二中正又比于初卽能下仁以休復二遂復矣復則吉三唯不中乃頻復而厲然卒復矣復則无咎四居五陰之中而獨應初從道是爲獨復也復則吉不待言也五居上卦之中處坤厚之地而能中以自考是爲敦復敦復則休復不獨二獨復不獨四也初陽之復方如此二三四五陰皆復卽如彼此天下歸仁之勢也而何有于五陰之朋來

哉如是而不復則終不復矣非陰極不反則迷重難悟是故上爻兩言凶又言災眚言大敗益不復而迷則轉吉爲凶不顧矣雖有初九之仁奈之何方時化曰陽道非外鑠反者所以復其道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而復七日也一陽既復五陽自長利有攸往也剝未盡陽即復故初九爲不遠復

附錄

丘行可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進而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故利有攸往

金汝白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者也彖傳言復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爲仁之事初不遠復顏子當之乾道也九得乾之初爻也二休復以友輔仁閔冉之徒也三

頻復日月至四獨復孟子生後百年獨能私淑夫子以從道也五敦復坤道也六五坤中爻也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

吳子儀曰復乃見天地之心非指復爲天地之心

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厲无咎者聖人危其頻過而開其頻復也

汪本鈳曰頻復卽是頻失使不失安得有復故

聖人憂其頻復而又喜其頻復

王輔嗣曰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故曰中行獨復

辯君采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

熊過曰虞翻謂坤爲邦國故國君凶十年者李鼎祚曰坤數十十乾无十坤无一故凡言十坤終之象

張藐山曰復者反其故處也往者流遁奔放今則反而復其故矣湯武大聖人尚是反之之聖而況其次焉者乎顏子亦止爲不遠之復以不遷不貳故不遠也其餘則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知未至之時何處安身立命也復者復其故處果安在仁是也安土敦乎仁固有之也故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九仁人也五反舍初九將安歸乎所以人爲

最可患而顔子不遠之復以知夫子之人故爲不遠故爲休復其餘亦號爲知夫子者皆不能如顔子之深知之故顔子又爲獨復爾嗟嗟復則無悔元吉无咎无疾利往而亨而不復則有災眚爲大敗爲凶何至於是以其迷也迷悟之介生死之關危矣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不耕穫

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大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雷无妄

取象辭

地雷復剛反力也天雷无妄則剛又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矣其爲力也更大况動而健又與動而以順行者不同夫子曰復則不妄矣无妄所以次復也是爲大亨以正之天命自然利有攸往是故雖初九爲往吉唯初九爲得志他皆妄也不可輕往而可輕動邪動則爲災動則爲眚動則爲疾其不利如此以其匪天命之正與无

妄之往故也夫正當无妄之往他人安所厠足乎且縱往又何之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此時天命既不汝祐雖半步亦難行故又曰天命不祐行矣哉九四知之其所可者只以初九一人為天命之正故文王曰可貞无咎然四與初應則初亦實四固有之人故夫子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所惜者獨二耳二與初比位又正中乃不知天命无妄實在初九猶區區焉以九五

為正應而不忘其耕穫欲富之心故文王曰使六二而能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矣无奈陰虛不實竟以未富而不能往而況三乎三則眞无妄之災也而況上乎上則眞无妄之行也乃九五尚自謂天命在我不思剛反者之出入无疾而下五陰皆順之矣猶日以疾賢爲事而豈知勿藥者之庶幾以有喜邪故夫子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此是試不得的藥若齊黃輩終

日勸九五以嘗之其敗也固宜

附錄

熊過曰田者一歲反草曰菑三歲悉耨曰畬子謂二既不必耕穫之心則或繫之牛者二也四曰我固有亦遂得牛以行矣則所謂行人得牛者初也三固宜不免坐受邑人之災與三上相應三坐以致災而上行亦召眚災者六三之眚眚者上窮之災是以君子貴知无妄之往也震

于稼也爲反生故取耕穫象牛巨物也坤爲牛爲國邑故又曰邑人之災

張藐山曰无妄與復不同復道學問略無滯義而无妄取象最險直曰剛自外而主於内矣直曰天命之矣豈無故哉且以耕穫菑畬而求富何妨之有乃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徃何也至曰或繫之牛言不知爲誰氏之牛也行人得牛亦不知誰得之也三乃李代桃僵可乎此眞无妄之災矣三是災自外至猶之可也五則剛中而胡爲乎有无妄之

疾人之有疾無論外感內傷未有無因而至者曰无妄之疾何也豈虛舟飄瓦耶無故而繫此必有故矣剛自外來者曰天命而无妄之往曰天命不祐觀象玩詞者何以處此若以无妄亦作道問學世有无妄以往而天命不祐者其何以訓天下後世也甚矣易之難讀也　不耕穫不菑畬是一味聽天命矣或繫之牛與在野之鹿何異人皆曰未知鹿

死誰手而不知鹿圍有屬矣何也天命之也當此見可而歸依者止九四爾以四與初正應也故曰可貞他皆不知命者以不可進之藥茹嘗試之有災有眚何益之有何也命窮之也噫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

山天大畜　　文王之卦

大畜大者畜也何謂大畜合乾之剛健與艮之篤實大者皆无不畜之則其輝光日新可勝言哉故特以形容大者之所畜如此且上當艮止其德剛上而尚賢又能止健既大且正故又曰大畜利貞也夫尚賢則賢者皆願爲其所畜居上則得天位而其勢自足以畜之以剛則能止健必養成大賢然後畜之以待他日之用焉以

是大者之正故竝時諸賢咸與大亨无有一人家食者其相與荷天之衢應乎天而涉川又何疑哉今觀初九居下可以進而受畜于上九矣方且以進為危且止而不犯躁進之災是初之賢可尚也九二輿已駕矣又自脫其輹是二之賢可尚也非其中之有尤也三本與上合志今而輿且駕矣良馬逐矣三陽彙進又何能止而猶日閑輿衛不忘艱貞之心是三之賢可尚也

固宜其利有攸往也若四若五下乘三陽上畜艮剛是曰童牛是曰豶豕而上一陽又象其牿又象牙之閑物所以豫止其健而畜以成之者如此元吉有喜吉而有慶又不待言也夫三合志者也四有喜而五又有慶則上九畜道至是其大行矣衆正之途闢羣陽之路開天衢亨通一至于此濟濟蒸蒸咸願嚮用又孰有過于大畜者邪然觀之三陽也先之以有厲申之以脫

輹守之以艱貞觀之四五也制之以牿守之以牙才不使遽逞健不使遽試其不輕于畜又如是誠哉大畜之時其當唐虞之際與

附錄

坡公解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

蔡介夫曰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小畜之說輻爲陰

所止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熊過曰據鄭玄管輅曰新絕句管氏云朝旦爲輝日中爲光牙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上剛晝在前猶杙牙

陸師農曰牙者所以畜獖豕之杙也今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

焦弱侯曰日閑輿衛日與曰篆文甚相似何天

之衢與何校之何同音賀負也魯靈光殿賦云
荷天衢以元亨葢古字通用周尚書解引莊子
背負青天而莫夭閼爲証尤明
向子期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
之象

張藐山曰大畜與小畜相反小畜六四一陰得位以小畜大以陰畜陽衆陽不甘爲所畜故初九九二俱不自失足矣不得已也三則不免反目矣上九則戒征凶矣大畜是諸君子爲大者所畜也何也艮剛卦也不止上九爲剛上同體之四五並爲大矣且以尚賢而爲止健非徒畜止之而已是養之爲後日大用之才且非特上之入止健而三陽何嘗不

自止乎初之利已止也二之說輹止也三之艱貞止也究且上下合志无災无尤何天之衢當此時誰甘家食而不大行其道乎三陽之止待時也上之止養賢也小畜之時聖人多微詞而處其時者可謂合其志乎　獨是四五取象殊不可解旣謂四五止健矣健止三陽也而三陽無童牛豶豕之象即曰四變爲離有牛之象則四爲牛而誰爲牿上九以

剛畫橫亘其上是上爲牿爲牙矣然是上九事而繫之四五何居且五亦無豕象再四思之不得其解